農巖集

五

叢巖集卷之九目錄

疏劄

豐巖集卷之九

疏劄

辭同知經筵疏 丁丑

伏以臣伏聞前月二十七日政以臣除授同知經筵事者臣竊伏念君德成就責在經筵此程子之言也使程子非賢人而其言不足信也則可不然則今此之命何爲而及臣身哉况臣伏覩 殿下誠心典學日開法講經筵之選視昔尤宜加愼當世經學之士在廷夙夜之賢亦何所擇而不可若臣以學則空疎寡陋無可以資啓沃 聖上旣已稔悉於玉堂侍講

之日矣以人則禍釁屛廢不足以近淸光 聖上亦已見處以丘壑遭擯之臣矣乃於今日猥加是任不復有所難愼臣誠不識其何說也書有之無曠庶官夫有官而不能備員備員而不能得人二者皆謂之曠今以臣屛廢之蹤寡陋之學而寘之於經幄之列旣非所以備員亦非所以得人其爲曠官孰甚於此竊恐 聖明或未深思有此誤恩而顧臣專愚終不敢苟然承命反側累日須至冒死仰籲伏乞 殿下特垂鑑察亟命鐫改臣同知經筵之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懇祝之至

辭副提學再疏

伏以臣自前月以來洊被恩除雖其職名改易而區區難進之義實亦前後無異陳章控辭已經再三謂蒙 聖明必垂鑑燭而批旨之下迄未開允輒令從速上來察職臣於是情勢窮蹙不知所出其欲黽勉而承命則弁髦先戒喪失所守私心之所不忍也其欲瀝血而更籲則屢瀆威尊罪積僭踰分義之所不敢也其欲姑爲泯默以俟朝廷之處分則未然之間虛帶華銜以延引日月又事理之所不可也旣又反復籌之以爲由前之說則將使四維至於不張由後

之說則又令公器不免久曠此皆所關不細豈有中間一事雖甚惶恐其罪不過止臣之身故輒敢昧死出此仰瀆 宸嚴之下誠願 天地父母俯垂鑑臨察臣分守事理終非可以冒出世路猥玷清班亟將見今所叨本職爲先鐫政因賜不肖之身永置朝籍之外使得安守田畝以沒餘齒則其於 聖朝曲成萬物之仁未必無小補矣惟 聖明之財幸焉且臣所兼承文院提調之任亦非在野賤跡所宜叨冒而前此不能力辭得遞盖不惟煩瀆是懼亦以其異於實職在常日無甚事務耳今此奏請之行所幹重大

辭命討論不比已前臣身在外一無所與而猶復虛帶其名則在臣私義夫豈得自安朝家事體亦豈容如是伏乞 睿照併賜褫免不勝幸甚臣無任兢隕祈懇之至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幸逢盛際自屏田野蓋不惟區區私義有不敢冒廁榮途亦由疾病沈痼未老先衰精神筋力實無以更備驅使譬之駑駘病瘠望絶致遠惟有解轂脫羈與麋鹿共野草以沒其餘齒豈堪復就鞭策程力能於羣駿之間哉此不惟臣之自計若然仰惟

天日之明亦必有以垂察而哀憐矣然而三四年來除命相續殆未有數月之間此雖出於 聖心眷顧軫其簪履之舊不忍遽棄葑菲而臣旣不得一進拜命徒積違逋之罪則在臣之惶悚悶蹙亦何能一日自安也臣之所患崇在火熱比值盛暑表裏交爍以致諸證迭作種種危惡泄痢尤苦經月不止常時固不能健飯而今則益復減少所噉不過龠合瘦削澌憊僅僅支綴誠無復起爲人之望日昨忝授夏官不免撰具辭疏陳此病狀冀蒙褫免未及上徹又有此玉堂之命自惟泣蹙之身息偃在床而洊辱恩除至

於如此隕越之極何所答措矧今所叨異於前職雖使賤疾不若是之甚固不容冒昧承當況此積年羸瘵不死者幸耳夫豈有一分氣力可以強起趨朝論思首席本非久曠之地臣身在外尤不宜一日虛帶臣於是竊不勝公私憂悶輒敢冒死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矜諒亟許鐫免幸甚臣無任迫切祈祝之至

辭大司憲疏 戊寅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九日伏奉有旨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令從速上來者螻蟻微臣罪積違逋每承恩

召輒復隕越于下不知所以自措顧臣從前不仕雖
係私義然其處之已審而守之已堅不容以歲月既
久而有所忘失除命屢降而有所變改況其愚昧謭
劣最出人下雖使無故在朝隨衆例進決知其不足
報效萬一兼以疾病羸頓逐歲增加雖欲冒昧強進
實有生行死歸之憂凡此情實 聖明宜無不燭而
無辱收錄加以非分職名在臣迷惑誠不識其何謂
臣今復違隆命極知罪當萬死然而自 聖朝言之
以濟濟多士之盈庭而且容於畎畝間有一介遠臣
不惟無損於事抑亦益彰其大區區仰恃哀矜在此

誠願 殿下俯垂諒察亟命鐫臣職名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兢惶懇祝之至

别諭後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再上辭疏未蒙開許宜不敢更有煩瀆而顧以疾病危苦難望速瘳職任緊重不容久曠不得不具申縣道冀有以上聞矣乃於昨日伏奉 聖諭下著獎褒隆重責勉諄切有非卑末賤臣所當輒得震越愧恐不知所措臣本愚陋百無一能學不足以通經識不足以周事文辭不足以適於時用蓋循其本末特空空一庸人耳昔年久待經幄無補畢露以

殿下明聖何所不燭而乃於今日遽有此非分之教豈以日昨筵中諸臣厚誣聰聽而姑從以假借之耶聖人一言之褒不特華袞之榮決不當輕施於無所似之臣以損謨訓之重也臣若徒懷感激不顧所蒙之不稱而靦然冒進有若可以承膺者然則豈不益爲 聖朝之羞哉君臣大義列於天地根於秉彝況今國勢多難臣雖退處畎畝世祿休戚之義何敢忘諸 聖教及此臣實悚惕然念人臣事主必自度其才猷器能可以有爲然後出而輸躬效力扶顚持危乃其宜耳若無此伎倆而輒自託於同休共戚之

義苟竊榮祿而已則其爲欺負孰甚於此況臣所守私義雖甚區區然其矢心自靖期死勿失亦不爲無說而且意其於 聖朝風化或不無萬一裨補此實丘壑賤臣所以爲報效之圖而雖蒙責諭之切有不敢容易變改者也且臣於近日竊有不安於心者曰非筵中諫長所達六吉既謬而後車一語尤爲不倫玉堂非之正不爲過而憲臣從而請推致令儒臣狼狽氣象不佳此臣之不安者一也拜 陵之日臣方祓疾委頓且其蹤跡異於他人雖不得祇迎於路左其在分義亦不敢偃然在家遂擔舁自致於郊外祗

望之地遙瞻屬車之塵略伸微悃而歸爾後竊聞
聖上還到晝停所特問賤臣行止此已隕越難勝而
鑾又聞憲臣以政院失對斥其糢糊臣初未嘗隨衆
祗迎只以白衣竊伏田間而去大路又稍遠人誰有
知之者況　大駕回鑾之時臣已歸伏私次久矣政
院之對安得不然而憲臣遽加非斥遂致請臣引咎
章疏紛然此臣之不安者二也大抵賤臣行止有何
關重而緣此一事朝廷之上鬧端層生有識傍觀必
爲拊掌而在臣惶愧何可勝言臣雖無此二不安固
無冒進之理而區區所懷亦不敢不盡於黈纊之下

伏惟　天地父母俯垂諒察亟許遞臣職任以安愚分其前後辜負恩命之罪並令有司勘斷以爲人臣之戒臣雖萬殞亦所甘心臣無任戰慄危懼席藁俟罪之至

代伯氏因館儒疏乞免疏

伏以臣冒陳辭章兼暴情勢伏承　聖批未蒙矜察至以從速察職爲教臣誠感激繼以悶蹙方欲再供危悰冀收成命矣伏見館儒之疏以昔年大臣陳達尹拯之事費辭論斥臣於此一倍悚蹙玆事是非源委甚長遠至今日已有處分則有非臣所可容喙而

蓋其時際達之際父師輕重之倫臣父亦豈不知哉只以拯之於師門設有情義之不相全者旣不能引義自處乃反貽書他人私相譏議直斥其師之學術本源其於處變之義不當如是云爾豈欲使師生之義重於父子之倫哉況其筵奏之時猶以其所遭不幸非如無端背師者比故終歸之於見識不明亦可謂委曲寬恕而不迫切矣曷嘗不量父師之輕重不問情事之如何而直加以背師之罪毆之於罔測之科如儒生等所言哉日昨　聖明旣以寧有一毫慍怒不平底意爲敎　聖意開釋無復餘蘊幽明之間

只切感隕臣何敢更引前事有所云云而顧此多士之疏語意至此在臣私義亦何可晏然泯默冒承寵命乎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命還收臣新授職名仍治臣僭猥干瀆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屛營之至

代伯氏因湖儒李鳳瑞等疏乞免疏 己卯

伏以臣猥蒙寵擢待罪保障重地自惟才具空疎無以稱塞委寄夙夜憂懼如臨淵谷惟欲於譴何未及之前竭智盡慮恪謹職事以少答 聖恩之一二矣乃者竊伏聞忠清道儒生李鳳瑞等投上一疏爲尹

拯辨理其於先正臣宋時烈讒誣辱無復餘地而前後諸臣並被侵斥臣之先父亦在其中臣於此竊不勝驚駭痛惋尹拯前後處義之得失先臣當日奏達之本意臣於前冬一疏略已論辨要其大旨以爲父師之間設有不得兩全者初未嘗明白告絶陰與人詆毁心術求諸事理無有是處賢者所爲不當若是而從初爲拯辨理者於此一欵例未免鶻崙吞棗臣固竊笑之矣今鳳瑞等乃於日月旣久波瀾寢息之後提起已事相率叫閽臣始聞之以爲此必有明言善辨發前人所未發而足以解人之疑惑者矣及

得見之則其滿紙胡說率皆已棄之糟粕而至其緊要肯綮卒無一言道破特醜悖之言有浮於前耳此眞魏徵獻昭陵之說其爲可笑誠不足多辨然念先臣入地既久緣此一事受人侵辱已至於再而今者所遭殆有甚焉在臣私義又安得泯默自如苟安於官次乎伏乞 聖明俯諒區區情勢特許罷免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戶曹參判疏

伏以臣於日昨除命之下輒敢以疾病難進之狀申縣道冀幸財處及承道臣傳諭 聖旨不賜開許

使之上來察職伏地惶悶不知所出臣之六年屛蟄
屢違恩命不獨其私義有在實亦以賤疾難强凡是
皆已歷陳於前後疏狀仰體　聖明豈不照悉然其
所謂私義者固自初至今一而已矣一而至於賤疾則
殆亦月加歲增以至今日而其證兆之危惡眞元之
虛脫覘面前疏狀所陳不翅倍蓰矣無論他事其不
堪立朝從仕亦決於此而已矣使臣不自量度强起
承命曾未効尺寸之用而遽死於輦轂之下則螻蟻
微命雖不足惜在於　聖朝亦何所補此臣所以敢
有前日之狀而今亦不敢復以他說溷焉誠以六尊

樂物之仁必不以一箇之微而使其天闕不遂所恃者惟此而已伏乞 聖慈亟遞臣新授職名使得安意丘壑以終生成之惠不勝幸甚臣無任顒若祈懇之至

辭吏曹參判再疏

伏以臣昨因縣道敬奉批旨不允臣辭免職名令其從速上來者 上亭尊嚴干瀆爲罪臣雖冥迷詎不知此惟是區區私義終不容出而承命則曠日當職不自揣乞亦非事理之所宜然其所有情懇前既畧次陳達今亦不敢每舉以溷聽聽姑且以公家事言

之爲政之患莫大於虛文無實今區區伏丘壑抵死
自廢此已通朝之所共知而 聖上尙不肯刊去仕
籍歲月之間屢辱除命辭本之上輒申恩諭至再至
三猶未許遞竊計 聖明豈以是賤臣者爲可以更
起備任使哉特以其眷顧之舊不欲遽棄之於麋鹿
之羣而爲此虛文以示恩意耳此於國事豈曾有絲
毫實益哉臣雖退處不得奉外廷末議目見擧世浮
靡爾文日勝殆不免於古人所譏虛泡世界者隱之
於心不能無憂深欲 聖上痛戒此習政令擧措專
務著實而以今所以處臣者觀之殊與區區所望相

反臣於此實爲 聖明慨然茲敢冒死而終言之伏
惟 殿下察臣此言非出私懇亟許遞臣職名從今
以往再勿檢擧未必不有補於國家務實之政臣無
任僭越惶悚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不仕初非有耿介高蹈輕爵祿之節亦非
能恬靖退讓知止足之分亦非以道義自重而不輕
用於世只以酷禍餘喘無復有當世之念而疾病又
從以錮之無以陳力就列重以先人遺戒不敢冒側
於顯要之列原其情實不過如此是與沒齒田間示

爲　聖世之逋臣非如向三者之或可有時致圖播
然一出以承　君上之德意者也前後縷縷辭悉出悃
愊無少假飾而每奉　聖批一例敦勉於凡區區所
陳危苦之辭迫切之誠似全未蒙鑑悉臣嘗抑塞悶
鬱竊恨　天日之明尚有遺照而今此所被批辭乃
有安意二字則有以見　聖度寬容不以鈇鉞威之
而開導訓誘逼其愚惑使自得以從容去就惟此德
意臣豈不知顧臣狷滯之性卒難變化羞惡之心不
容泯滅嘗試念及於仕進之事則內不忍壞其素守
外不敢冒人譏笑顏忸怩而心震悸雖蒙　聖諭丁

衆物之仁必不以一箇之微而使其夭閼不遂所恃者惟此而已伏乞 聖慈亟遞臣新授職名使得安意丘壑以終生成之惠不勝幸甚臣無任顒若祈懇之至

辭吏曹叅判再疏

伏以臣昨因縣道敬奉批旨不允臣辭免職名令其從速上來者 上穹尊嚴干瀆爲罪臣雖冥迷詎不知此惟是區區私義終不容出而承命則曠日帶職不自控乞亦非事理之所宜然其所有情懇前旣累次陳述今亦不敢每擧以溷聽聽姑且以公家事言

之爲政之患莫大於虛文無實今臣病伏丘壑一抵死
自廢此已通朝之所共知而 聖上尚不肯刊去仕
籍歲月之間屢辱除命辭本之上輒申恩諭至再至
三猶未許遞竊計 聖明豈以是賤臣者爲可以更
起備任使哉特以其簪履之舊不欲遽棄之於麋鹿
之羣而爲此虛文以示恩意耳此於國事豈曾有絲
毫實益哉臣雖退處不得奉外廷末議目見擧世浮
靡彌文日勝殆不免於古人所譏虛泡世界者隱之
於心不能無憂深欲 聖上痛戒此習政令擧措專
務著實而以今所以處臣者觀之殊與區區所望相

者仰籲然亦謂　天日之明必併默諒於其所未言者矣今乃於其瀝血備陳者猶未蒙垂察矜悶焉則臣又何望焉臣今辭窮情竭只合泯默竢處以俟朝家處分而顧今判書被參未易出仕本曹只有一參議臣若徒畏瀆擾之誅而一向虛帶不思所以自處則天官佐貳之重將未免緣臣而久曠其罪尤有大焉兹敢冒萬死瑒聲更籲伏願　聖明亟賜俞允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祈懇俟命之至

四疏

伏以臣自上第三疏後日夜引領顒俟俞音嬰兢爇

而瞻清風昔旱而待甘雨亦不若是之切矣及至批
下又未蒙開許臣嘗見宋臣歐陽脩上表乞致仕有
曰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鑑
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臣每讀此未
嘗不三復感歎有味乎其言之也今臣前後哀籲何
止一言而猶未蒙　天鑑回照則其誠意淺鮮不足
感動之效可知矣顧以　殿下之仁聖而使此一箇
賤臣不得自遂其迫切之情優游於大化之內則其
在曲成萬物之德亦豈不有歉也哉臣於是旣竊反
躬自悼而又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抑臣竊念

日許　聖批旣諭以勿過辭而今又申之以無固讓
唯此數字德音亦出　聖眷之隆臣雖愚昧寧或不
知獨以是而施之畎畝賤臣則恐不免於失宜耳蓋
聞古之爲禮者必以三辭爲節故後之仕於朝者雖
尊爵重任其辭之至於三則已矣鮮或過焉而上之
人亦不遽許其辭且爲之勉諭曰勿過辭無固讓然
後乃出而拜命蓋上下之際所以相與爲禮者如此
此固禮之常節也若臣之從前辭職實出於情理迫
切千萬不得已豈比在廷士大夫一時遜讓者之爲
而今玆　聖教乃以施諸彼者施之庸非所謂失宜

者耶仰惟 聖上於名實之際非不審察而卽賤臣情理亦在所俯燭久矣猶復爲此虛文者豈亦姑以是示優厚之意耶 天意深遠雖不敢妄揣而區區匹夫之諒則終有不能變者矣誠恐自此而徒違慢之罪日積而卒不免於鈇鉞之誅 聖上之所以眷顧愚臣者亦豈欲其如此哉臣俯仰跼蹐靡所因極不得不瀝血更籲於仁覆之下伏願 殿下曲垂虛察將臣職名亟賜解免以終生成之惠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臣無任瞻望雲天惶悚祈祝之至

代伯氏辭戶曹判書疏 辛巳

伏以臣去七月二十九日伏奉教旨以臣爲資憲大
夫戶曹判書者旣又得接備局關文令臣勿俟交代
斯速上來臣始焉驚惶繼而憂恐莫知所以自措也
臣之區區情事本不堪立朝從宦而向在更化之初
一出祗命只欲少伸微悃以見臣子之義而已及其
後再赴州郡則亦以中間屢辭除命分義未安寧從
外職自效且以便老母朝夕之養盖亦不得已也旣
出之後驟轉維遷遂至忝亞卿列再膺留都之寄無
論心事大乖兼亦才分不逮臣於是正宜方辭固避
以守本志而顧其荏弱庸懦不能辦此且謂其尙異

於內藏故卒又冒昧就之其前後自處誠亦無所藉矣每一念之未嘗不汗發霑衣不謂今日乃復有此命其進擢之驟委寄之重雖使無故之人當之亦宜逡巡而不敢前在臣又安得不驚惶憂愧也哉臣於向來既不堅誓墓之志又未效循墻之節失計一出冥升不止辜負素心亦已多矣今若不懲前事一向冒進終爲貪榮没利之歸則其所兢兢於方寸者更無以自白而一時之笑罵後世之譏議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雖頑頓何以堪此至於人器之不稱視臣情勢廉義尚爲餘事宜亦有不暇言者然而大臣之

薦望　聖明之除授類若不以臣爲無似者臣苟不
自陳暴則將遂厚誣朝廷請更得以畢言之臣賦性
迂拙尤短於吏術前後待罪外職亦旣累年而爲政
憒憒無一善狀謗讟囂然方且未已蓋其智不足以
周事務材不足以勝煩劇聰明不足以察姦欺以此
任職居官固無適而可矣況今之戶曹即唐宋之度
支三司使國計之盈虛民力之舒慘壹皆由之故選
任之重自昔而然夫以今時人才欲得如劉晏陳恕
善理財賦使公私兼濟而上下俱足則誠亦難矣至
於謹筦鑰察簿書出入調度能無漏失若是者豈無

其人而顧以如臣短拙百無一能者授擢而授其任舉措之謬莫此爲甚僨敗之患可立而俟臣身雖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旣承催促之命不敢盤桓謹已來詣城外而反復揣量終無冒進之勢玆令暮禪替呈密符輒又瀝血哀籲於凝旒之下伏乞 聖明諒臣情事之可愍察臣才分之難强將臣新授職名資級亟行鐫改仍治臣違慢之罪公私不勝萬幸

辭同知敦寧疏 壬午二

伏以臣自甲戌以後九年之間所被除命殆至數十雖以情病交極不得一出祗謝而每當辭免之際兢

惶怵惕如負大罪屛營反側不能自安誠以君臣恩
義根於性而不可解極乎天而無所逃雖在愚頑不
容全昧故耳日昨伏蒙　聖上因夢寐之感追念先
臣特題宸章以賜臣兄昌集惟此異數曠古所無況
其辭語鄭重旨意惻怛奬褒之隆足令朽骨光華感
悔之切可使鬼神涕泣遠近傳誦莫不欽仰盛德其
在臣心摧隕感激當復如何臣以禍釁餘喘幸得無
死以見此事隆天厚地報答無路惟有身詣　天陛
百拜稽首以少伸螻蟻之忱然後退蟄溝壑於義當
然況今又被敦府除命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逋慢之

罪顧臣疾病危欻出入人鬼已過兩年蓋緣向來滯
哭子女小人之性不能達觀哀傷痛毒摧剝澌鑠以
致痰火增劇諸證迭作其中吐血喘急兩證最屬危
惡而喘證尤甚無論庭戶出入雖於床第之間少有
動作輒覺呼吸急促心腹煩悶頃刻欲絶以此病狀
雖欲扶曳一行致身輦下亦何可得也臣受恩罔極
辜負至此朝夕溘然目且不瞑撫躬流涕尚何言哉
本府雖無職事亦非垂死在野之臣所宜虛帶倘蒙
聖上亟賜遞免仍治臣忘恩不忠之罪則區區之
心庶獲少安而亦可以警一世之爲臣子者矣惟

殿下財察臣無任瞻 天望 聖隕越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疾病濵死殘喘如縷除命之下趨謝無路不得不猥上辭本而適當新有異恩之日一倍兢惶若無所容及承 聖批又極非常臣奉讀感激以首頓地不覺泣涕霑襟焉嗟乎君臣父子天理人情之至也哉 殿下之所以追念先臣寵其後人者至於如此則臣雖頑如木石獨不以先父之恩欲報哉 殿下乎 聖敎及此臣不知死所惟是疾病實狀未蒙 天鑑下燭此爲悶迫臣若徒畏瀆擾之誅虛帶職

名濫黙待盡則無端適慢爲罪益重故敢復冒死仰瀆惟 聖明矜察焉臣之所患大抵祟在痰火而火盛則吐血痰盛則喘急最其急切之證也血證固自少有之而喘證則自前年始有而視血證又加急焉前疏既略陳其然矣其後二十餘日吐血日益多喘急日益甚而又重以頭疼暴發眉稜腦後更迭作痛晝夜叫苦殆不可忍此亦痰火所祟從前所時有而亦未有如今茲之苦劇矣凡此數證無非危惡而一時並發有加無損以臣禀賦之虛薄氣血之摧剥其何能以枝梧耶雖以大限未孳一息尚存而要不過

朝暮入耳此寧有起身趨朝之望也臣之孱病如此
他不暇論而抑臣伏聞日昨筵中有舉臣名上達
者以謂臣向前不仕其意有在今既自 上深示憐
悟之意則在臣不宜膠守私義云雖傳聞不詳而大
旨應不甚遠臣於是竊不勝惶駭悚惕焉臣之年來
自廢只以禍釁之餘不欲復踐榮塗耳初非有深意
而前後疏章亦既備述此情 聖明當已下諒矣今
兹筵臣所謂其意有在者未知果何所指而辭之未
瑩若以臣之自廢爲有所不足於 聖朝處分者然
豈非未安之甚者乎日昨宸章之賜雖專爲前古恩

出當倒而若其追奬之深開示之切則自臣甲戌第
一疏所蒙批旨已如此矣臣固感刻至今未或敢忘
又妄有一毫自阻於　天日之下而爲屏退之計者
哉臣雖無狀固不至此而至於今日又遽變其素志
出而從仕如筵臣之言則是臣九年之間一不應除
命者眞若有甚麽意思也臣其敢爲此乎此臣所以
深有未諭於筵臣之言而不能自安者若其稱道過
實厚誣　天聽則臣又不暇論也且臣得伏見前獻
納尹行敎疏其中一款侵及先臣語意深憯臣見昌
集旣已上章略辨矣要之　殿下之於先臣眷念褒

寵蹕愈久愈勤而朝臣之內懷不悅者議議詆譏尚若是其未已設令臣身無疾病而欲仰承德意冒側周行亦知其難矣誠願 殿下矜臣疾病已銃無復餘地察臣情勢難安非止一端亟許遞臣職名使於殘死之間得以少安私分不勝幸甚臣旣承非常之批未能出而承命則宜卽申籲久矣而神昏氣短無以綴屬文字今始塵塵稽緩甚矣亦惟 殿下裁其罪焉臣無任涕泣祈懇隕越俟譴之至

代伯氏因尹行敎疏乞免疏

伏以臣伏見前獻納尹行敎疏本經言崇政闕之麗

話在廷諸臣如臣庸陋猥被寵擢待罪重任顧事憒
憒譏斥之來其何能免獨其中元首股肱一段其意
雖若勉戒　聖躬而實亦追詆旣骨之人其言雖曰
人有賢否而要皆歸之自取之禍是則雖不指名臣
父而臣父固在其所斥矣臣於此惟傷痛心尚何可
勝臣父平生立朝本末固　聖明之所深知不假臣
一二陳述而惟其小心兢畏居寵若驚謙恭謹慎終
始如一則殆可以質諸神明矣特以眷遇之隆求退
未遂不得不以世道國事自任而尤致嚴於陰陽淑
慝之辨以此積爲羣小所仇嫉終至於掩蔽　天聰

構成罪禍此寧有一毫近似於滿盈自取之咎哉而
今乃猥與前後姦凶之罪戮者一槩並論不喜分別
於其間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臣以禍釁餘喘抗顏立
朝本非其志而所以黽勉從仕者特感 殿下仁聖
察臣父忠貞無罪快賜昭雪耳獎褒之旨纔宣於
御製而譏訕之言闖發於臺章臣雖欲仍側周行御
承 聖上之德意顧何能自安也至於臣之一身被
斥尙是餘事而亦有不容無言者請略陳之詳獄之
淹延四載寃竟無期固人情之所共拂鬱豈獨行數
一人之言哉臣之待罪金吾亦旣有月非不欲嚴加

究問以期取服而本府刑訊之規旣與鞫獄不同渠輩又自意承款則必死故雖證案明白情狀畢露而遲晩二字終不出口此豈按獄之臣一毫容私於其間而今乃以掩蓋二字勒成罪名欲盡驅前後金吾之臣歸之於私護重囚之科何其危險之甚也且行數之言亦曰元無疑晦之可問則其所謂掩蓋者又未知別有何等情節耶至於不待取服徑請揆昇尤是常法之外非臣淺見之所及而其言如此吁亦異矣臣於昨年新入度支適當年分磨鍊之際凡諸事目一皆禀議于廟堂而其所給災不但止於川反覆

沙浦落等處而已則今此塞責之云亦豈非無據之甚而若其兩西旱田之災誠使敬差所見有所不忍於心則徃復請災夫誰曰不可而不究事自本意混同擅給於法外後弊所關不可置之請罪還實事體之不容已者而今直以此斷爲喪邪之案臣於此益增駭怖不知所以自解也臣之空疎謭劣最出人下而數年以來連蒙拔擢自兩都居留至于是職皆出於廟堂之薦若論其無故陞登則臣實爲首一世之嗤點宜莫如臣雖微人言臣亦自知而況其事爲之間觸處生疏臺臣攻斥非止一端則其不可貪戀榮

寵仍冒匪據也決矣且臣伏聞日昨筵中以金吾罪因多滯議讞之稍係輕歇者令交官代行而廷尉奏當事體不輕在前替行雖有謬例揆以法理終涉苟且其間亦有嫌難參涉者尤何敢晏然承當以益其譏誚也哉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將臣本兼職名資級一併鐫改以謝公議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代伯氏辭吏曹判書兼辨李厦成疏語疏 癸未

伏以臣以無似猥膺 聖眷致位卿列久叨度支之長日夕兢惶常懷負乘之懼不意玆者遽有冢宰之

命驚惶震越罔知所措竊意公論之地必有駁正之
擧而側聽累日未有所聞茲不得不冒陳血懇冀蒙
財察焉臣竊以冢宰之職爲六卿首銓衡人物進退
百官其位望之隆責任之重有非人人所宜僥冒況
臣庸愚謭劣最出人下 聖明臨照夫豈不察而乃
於人望之外有此誤恩臣誠不識其何說也然臣私
義不獨於人器之不稱而已亡父遺戒銘在心骨顯
要之職在所必避曾辭諫長備述此意仰溷 聖聽
倘或記有否而區區之志則自斷蓋久矣度支之長
亦豈不重而尚以其職掌財賦係是有司之任故迫

於嚴命不敢辭避然內自循省未嘗不怵惕愧恧況
玆新命其爲顯要孰大焉而可復躁然以當之者哉
以此而言則雖使臣之才望優於此任弁髦先戒義
之所不忍出況其萬萬不稱如蚊負山曠職僨事理
所必至如是而徒失自守之義以爲淸朝之羞於公
私何利焉伏乞 聖上特垂睿察將臣新授職名亟
行鐫免回授可堪之人以幸國事以全私分不勝大
願且臣得伏見縣令李厦成等疏本爲其祖故相臣
景奭贊辭訟辨而褒擧臣弟昌翕私書因以及於臣
之先世以臣曾祖文正公臣尚憲嘗稱景奭以斯文

鴻匠其不以碑文一事爲疵者可見且擧臣父旣誄
中語以爲尊尙德行贊揚名節之證臣於此有不得
不略辨者臣之曾祖固與景奭世好不泛而臣父則
又以其耆舊友臣常加尊敬矣然其所謂斯文鴻匠
者自是詞翰家推重之例語豈謂其道德名節粹然
無疵眞爲儒林之大宗師也今履成等乃於許多文
字中摘取此一句語以爲左券遂謂臣曾祖不以其
碑文事爲疵者豈不可笑之甚哉臣之曾祖身任天
下大義而其言議是非嚴正不苟此擧世之所共知
也其於景奭碑文事雖未嘗明有指斥而意思所存

有可以一事推知者臣曾祖嘗撰故相臣文忠公李廷龜碑文而囑其家子弟曰愼毋使三田碑書寫人書之夫於寫碑者猶不欲其溷入墓石況於作文之人而不以爲疵其果有此理乎其後李家令景奭書其碑則臣父兄弟嘗語及之而嘆曰先祖意思如彼而卻令作文人書之豈不可恨臣父平生未嘗輕議前人而卽此一語其所以處景奭者又可知矣至於履成等所引挽誄稱道之語誠有之矣然挽誄之文主於稱美其體容有與平居尙論隨事譏貶者不能盡同是以朱子於陳俊卿汪應辰皆有祭文稱美極

盛於汪則曰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道尊德備而
不自以爲得於陳則曰大節昭然善終善始道全德
備莫得以名而至其與劉平甫書則有曰陳固無可
觀汪亦碌碌且先正臣李珥嘗於日記論閔箕貪財
好色無行可觀而及爲祭文則稱其持身謹密而至
擬之於南容此其抑揚與奪之際固自有權衡矣今
若徒見其墓誄推美之語遂信其全德盡美無一事
之可議則豈不謬哉臣父之於景奭其所稱三朝一
節身名無忝者亦以其居家孝謹立朝忠懇爲一時
賢宰相而已然其語意輕重視朱子所稱於陳汪者

則亦自有間厦成等乃以是謂其尊尙悅服洽然無
間而欲使爲後人者無敢容喙於其言行得矣則亦
過矣然臣弟以眇然後生輒敢貶議先輩以此而謂
之妄率則可也今欲甚其罪而遂以臣父與臣曾祖
俱爲有是無非之人則臣安得默然而已乎臣竊見
近日緣此一事爭訟紛然豈文公車其有煩於 聖
聰已多矣臣又以事關先人之故不免復此溷擾臣
誠惶隕無所逃罪第惟 聖明澄省焉臣無任屛營
祈懇之至

六號

伏以君臣之義雖若天地之相懸而其所以相與則
亦有道矣君之臨下主於仁故人情之所不忍必有
以曲體而不強之使行臣之事上主於義故事理之
所不可必有以自守而不苟於從令若是則上下之
間豈不兩盡其道而大易所謂天地交泰者其不以
此矣乎仰惟　殿下至仁至聖其於羣下之情宜無
有不體而使各得以自遂矣若臣之愚雖不足道然
其所守私義固出於人情天理之至而關乎倫常名
敎之重非細故也區區之志蓋已誓死自守不容以
威命之嚴恩數之隆有所變改而五疏所陳亦既瀝

盡肝血無復餘蘊矣　聖明猶靳聽許必欲奪其所不忍而行其所不可此豈所望於體下之仁哉古人有言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臣每讀書至此不能無疑於其語至於今日乃信其然且臣伏見　聖批諭以勿撕捱夫撕捱者豈臣所欲哉誠以反之於心揆之於理而終不得其可出之說焉耳若蒙　聖上早賜一俞則　上下都無事矣寧復有相持之患哉昔晉蔡謨爲司徒固讓三年至於人主臨軒使者十反而猶不承命有司請治其罪詔免爲庶人夫謨之辭官只出於謙讓非有必難進之義如臣今日而然

其撕捱許久終至得罪而後已古人之能固守其志有如此者矣然以當時國體言之則上下相持所損已多矣向使早許其讓寧有是哉今臣情勢雖復歷月踰時終無冒出之理所自畫於心者唯得請與得罪二端而已其得請也固將感恩罔極而其得罪也亦且甘心無恨矣在臣自處固無甚難而所惜者國體耳蓋其一日相持損一日之國體二日相持損二日之國體而瀆擾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然後始許臣褫免而加臣譴罰亦何益於事哉 聖明苟以此籌之則不待臣言之再而必有所變通矣伏乞 殿

下垂察而開許焉臣無任崩迫煎灼之至

辭左尹疏 乙酉

伏以臣獲罪神天禍延偏母雖其冥頑已甚不能滅死服制旣闋視息猶存而子子孤露負無人世之念惟以未死餘日終守田廬得以瞻依丘墓少塞莫不孝之罪此爲區區至願已矣不意 聖明尚垂存錄於苫塊之餘猥有此新除恩命臣誠惶感懼罔不知所以爲喩顧臣向來徒守咫尺之義孤負人子祿養之意今則三釜已不洎矣彈冠結綬秪以爲一身榮豈臣所忍況臣自罹荼毒疾病益劇眞元益脫柴毀

羸削無復餘地中間盖幾死者數而其不遂就木者亦賴 天地生成之仁耳似此病狀不死已幸尚何望扶舁趨命以供職事且念本府係是詞訟重地雖在佐貳不容暫曠況今長僚皆方呈告臣以在外病廢之人尤不宜一日虛帶伏乞 聖上俯垂睿察亟命遞臣職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屛廢不仕今已十二年所矣方當 聖明在宥治化日新大小臣僚莫不奔走竭蹶程功效能

以自託於　日月之末光而臣獨棲遲藪澤羣鳥獸
而不返枯槁窮約迄于暮齒是豈臣平生之本懷哉
亦其不幸而罹禍釁於前又不幸而嬰死疾於後以
至此耳譬則枯朽之木非不需雨露而終不得同榮
於夭喬潢汚之水非不願朝宗而終莫能並流於江
漢其亦可哀也已然而　聖德至仁猶不忍便棄除
命相續獎借彌勤其培而植之必欲其有立也引而
進之必欲其自達也雖復洪勻不遺於一物鉅海不
擇於細流亦何以加此哉臣誠畸窮不得仰承洪造
而若其一念銜結實無有窮已矣況茲新除之恩在

於三年不呼之餘其爲榮感又當如何而無如疾勢
益亢祗謝無路不得不連章控辭干瀆尊嚴兢惶怖
悸若無所容唯日夕引領以俟恩威之命矣及奉
聖批非直不賜允兪不加譴責而已乃更屬意深重
勉諭切至殊眷隆旨迥出常例萬萬非無狀賤臣所
當得以蒙被者臣可稽莊誦惝怳震越誠不知置身
之所自昔人主於在野不仕之臣固有勤勤招徠必
致乃已者此其人要皆聲實俱隆足以扶顚持危爲
世道國家輕重耳今三臣何如人也而乃蒙 殿下以
必致乃已之志牢定爲敎臣反覆思惟不知其所取

苦果安在若以其才器之可取也則迂疎短拙不足效用於一官矣若以其行義之可取也則輕儇惰慢不足見信於一鄉矣取其文學乎則荒疎寡陋不足備顧問於左右矣取其智慮乎則愚暗淺狹不足叅末議於外廷矣數者無一之可取 且空空一庸人耳雖方立朝從仕亦宜亟亟退黜以懲尸素況既自屏於外而必欲召致朝端若將有裨於國事豈不爲千古之笑端哉然此亦姑置 聖教所及而言之耳若臣今日難進之勢則惟疾病爲最緊前疏所陳沉痼危綴之狀並無一辭之虛假而 聖明猶未矜察

覩以循例引疾以求免者臣之抑塞悶鬱於此益甚
然狗馬賤患亦可敵每每毛舉以溷黈纊之聽哉能
是容貌之幻瘢肌膚之銷鑠日以益甚每一旬以手
搤臂率減一二分逾月而見者殆或不能省識醫家
之法忽忽危者无今臣不論其他只言既前如此尚得以
復起爲人亟爲迫今日之計嗟有村門伏枕以俟盡
然之期而已休官之事士大夫豈夢寐之所及哉然則恩
命之下臣辭敍勿圖並開何可得而　聖聽若不哀
矜而聽許則臣之誰因而謹極乎至若　聖批所論
君臣大義豈敢日忽忘豈人之所以此況臣之本以世祿之族

久玷侍從之列出入帷幄厚蒙眷顧中年留落遂阻清光無路於昧亂之中瞻望雲天何甞不拳拳馳情而今病且死矣雖欲自致其忠愛以效臣子之義亦無由焉撫躬怳歎尚何言哉况既承非常之教不得奏以罔極區區所冒之蘊不容不披露力疾封疏不覺辭語繁猥尤不勝惶恐冀蒙俯垂矜諒而許褫其職名使得安意待盡固臣之幸其以褻慢爲罪而加之誅罰以爲人臣之戒亦臣之幸惟　聖明之裁處焉

臣無任徊徨怵惕崩迫哀懇之至

待罪疏

伏以臣頃上三疏備陳情懇日夕兢惶恭俟處分及聞有疏本還給之命則益知臣違慢瀆擾罪在難赦臣於是欲進詣輦下請伏刑章則疾病危死竟莫能自致矣欲更入文字申訴危衷則分義之所不敢又無望於上徹矣進退路窮情勢迫蹙徊徨累日罔知所措寧願早自溘然得以少安此心矣乃於此際忽聞 聖上下藥房及政院之教臣一息未絶知覺尚在驚駭震越心膽隕墜惟於床簀之中引領西望日夜默禱曰惟天惟 祖宗陟降在上其尚默誘我聖心不終日而翻然乎既又聞百僚伏閤瀝血苦爭

而猶不得請則輒自惟念曾備大夫之列今雖病伏田間朝夕且死而亦何忍噤無一言遂敢自力治疏擬效畎畝之忠草藁甫成而聞 殿下已於昨夕勉從臺下之請臣不覺蹶然投筆而作幾將與蕪夫耕叟共鼓抃於阡陌之間矣顧惟愚陋無狀受恩深厚與天無極而當國家有大事之日下逮吏胥軍良亦莫不齊聲號籲各申其忠悃而臣獨息偃在家終無以自效臣子之義掃地盡矣此其罪不止如從前違慢而已雖以 聖度之大亦何能每赦玆敢不避煩猥冒死自列於靜攝之中伏乞 聖明亟削臣所被

職名仍治臣以不忠之罪亦永爲臣子之戒不勝幸甚

辭吏曹叅判疏

伏以臣自蒙移授本職彌切兢惶而不敢每具封章干瀆 天聰輒以戶奴名申狀州家斬得轉聞于朝蓋亦不得已也及奉回諭下者不惟不準所辭乃更優以隆旨此固非糞土賤臣所當得而至於引疾二字文似於賤臣情實未盡下燭臣於是尤不勝抑鬱而罔悖爲夫人臣辭職或以其材力不堪或以其情勢難强而未蒙 君上聽許則不得不出於引疾其曰引疾謂其本無疾病或雖疾不至已甚而特引此

以爲辭免之題目耳 殿下曾謂臣累疏所陳病狀
亦若此而已耶臣誠空疎譾薄不足以備 聖朝之
器使重以孤露窮毒益無意於榮祿然今玆難進亦
不爲此實由疾病錮之耳是以臣於初頭一二疏外
不復及他事以病爲言者蓋亦以最所切急者仰籲
以蘄哀而已非敢有所託也 日月之明豈其有遺
照而乃猶以引疾爲敎此殆臣誠意淺薄未足見信
於 君父耳罪實在臣尚復何言然而疾痛之極必
呼父母亦人之常情也今臣病在膏肓自知非醫藥
可爲只欲省事息慮從容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而儻

自數月以來除書洊降責諭備至其將扶曳而發召則㫯力之所不逮欲遂偃息而違命則分義之所不敢違章控乞則有瀆擾之懼淚黙虛帶則有壹曠之慮方寸之內氷炭交爭日夕煎迫不能暫安夫以垂死之疾而又加此熏心之厲銷鑠澌滅其何能久豈圖臣命卒之時而以 殿下之子視羣下宜不忍其至於此極也則臣又安敢自外於仁覆之下而不更疾聲以呼乎韓子所謂哀之命不哀之亦命其亦決於此而已矣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亟許遞臣職名使於未死之前得以少安私心實 天地生成之惠

也抑臣前後違慢罪積如山宜伏刑章久矣況今上
穹垂祐 聖候平復告 廟頒赦神人胥慶而臣又
不得從百僚後以伸嵩呼之悃臣罪至此益覺難逭
亦願 殿下明施有司之法以肅朝綱不勝幸甚臣
無任煎灼危蹙千萬祈懇之至

辭大提學疏 丙戌

伏以臣之虛帶銓任已逾時月此在事理殊甚無謂
只以前疏還下不敢更入文字泯默縮伏以迄于今
竊念一向似此亦非所安方擬冒萬死畢瀝危懇庶
幾得蒙矜允矣忽於此際伏奉本月初五日教旨以

臣爲弘藝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自惟糞土賤
臣偃息在外久違明命分義虧矣罪戾積矣嚴誅宜
加而寵眷彌隆前授未還而後命荐申臣誠驚惶隕
越不知何以得此亦不知何所自措也臣既篤疾垂
死一切除命皆不得趨承則官名大小職事輕重宜
不在所論而顧今所叨實有不可一日冒其名者不
容不具陳其然以冀　聖明之照察焉我國家右文
爲治自　祖宗朝設置兩館大提學所以專界文事
名華一官而實兼數器其掌辭命則古內翰之職也
主科事則古知貢舉之任也課試文士則　皇朝大

學士之制也至於兼長國子則又成周大樂正之遺
也凡一代儒林詞苑舉皆歸其統轄而受其型範其
爲任寔不重歟其重如此故其選至艱其選至艱故
其地望極清此自昔宗工鉅儒所逡巡而退讓臣是
何人敢或自擬臣本庸才少而荒嬉老而荒廢學不
足以稽古文不足以適用空疎蹇淺無與爲比今日
人材雖遠不及 祖宗盛際苟求其踰於臣者何患
無人而乃以一國文柄之重畀之於至無能之
身此誠不可使聞於後世者也臣病在膏肓無望復
起爲人尚以一息未絕冀或延時月之壽矣千萬意

外有此不似之誤恩殆天所以益其殃而促其死臣竊撫躬悶悼不暇以寵爲榮然臣之一身亦何足道所惜者淸朝名器由臣益輕而 祖宗設官之意於是而荒耳伏惟 聖慈深留睿察將臣本職及新授文衡之任亟行鐫免以幸公私臣不勝大願又臣於前月見差司譯院提調本院亦自有應行課試及冬夏殿最之事非病廢在外者所宜虛帶亦乞一併攺差免致瘝曠之弊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遽叨文衡之命不勝慚惶悸慄丈疾封疏冀

蒙 睿察並前所帶銓部譯院之任而悉行鐫免矣伏奉批旨不準所辭臣誠悶迫不得不更籲於辭攝之中死罪死罪臣之前疏雖備陳文衡之重非人人所宜冒居而若臣空虛鈍拙之實猶有未盡暴者今請不避煩猥具述本末臣於少日頗亦愛好文詞妄意欲效古人只緣才性甚魯記問不强又多病體羸不能刻意讀誦即如五經之書亦且太半未窺其他可知矣以此屬辭摛藻都不能如其志雖嘗勉習舉業而場屋述作亦多曳白及幸登第出入館閣每當大小辭命移日腐毫謹以得成生受齟齬不合章程

雖儕友之過相推許者亦未嘗以應卒適用見期臣何敢一毫飾辭以欺 殿下也然此亦以平昔少壯時言耳若在今日則尤無可論蓋自禍故以來形存神死有同土木平生所習文字十無一二雖欲從事筆硏發爲詞章殆無異於眢井之求水枯楊之生華因遂絕意不爲一切以頹廢自安而獨其窮居旣久不無反本內省之意則欲且溫習數卷切己文字得以桑榆餘景略窺一斑道理卒免爲夢死之鬼而無如昏眊日甚前看後忘朝得暮喪及今疾病且死並與其尋行數墨之功而廢焉則其中固𢡟然無一有

焉曾不若三家村裏老學究矣臣之一生本末盖盡
於此其於文苑提衡豈有萬一近似而只以屏處間
界底蘊未露故人或不察意其有可取者存遂至於
辱劒薦而膺寵簡臣雖本無欺人之意而旣不免於
上欺朝廷又上欺 君父矣若更冒昧承當若固有
之則是又內自欺也臣其敢爲此乎至於銓任之至
令未解尤臣之所悶鬱而亦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
臣比接邸報每見開政命下而輒以政官有故不得
以時開政或至經宿者有之向使早允臣所辭而以
在朝無故人代之則其於推移自應有餘地寧復有

此患也此則非臣私懇實　聖慮之所宜軫而一向靳固無所變通臣甚惑焉伏願　殿下更察此等事理亟褫臣亞銓文衡及譯院提調之任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戰兢屏營血誠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洊膺除命三易官銜終又申之以文衡重任蓋自去秋至今七朔職名無一日不在身上前後所入文字已至八九道辭殫意竭無復餘蘊　天日之明宜有以鑑諒而俞音尚閟敦召深切惶隕危蹙罔可勝言　聖批諭以亞銓文衡俱非久曠之任臣雖

愚頑寧不知此亦寧不念此先臣之連章懇辭蘄遠褫免者正爲其不可久曠而 聖教反以此趣臣祗命似此撕捱誠恐出場無期臣竊悶焉銓任之不可不備臣於前疏旣言之矣見今長官請暇出外只一叅議行公旣有病故尤無推移之路此甚可慮至於文衡之任本以掌試爲重而日昨庭試文衡不與焉則以臣在外虛帶故耳此在事體亦屬未安凡此豈可不速賜變通免致一向瘝曠者耶又臣於頃日得見勝覽纂修廳公事臣名亦在堂上啓下之中想以臣方忝文任之故而此又一職事也亦豈廢棄在外

者所宜虛帶伏望 聖上深留睿察將臣本職兼帶及纂修堂上之任亟賜褫改不惟微臣獲安私分其在公事允爲便宜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代伯氏辭右議政再疏

伏以臣猥被殊眷叨此重負公憂私懼罔知所出敢竭血誠冀蒙恩許伏奉 聖批褒予過隆至以論道濟時爲教此豈賤臣之所敢承當者哉惶感懌慄汗淚交迸臣聞爲國之務莫先於知人能官而官人之道又莫大於選任輔相今之議政實兼古者三公冢宰之任苟以周官所稱而責夫人以盡道則世豈有

甚之者哉然而天生一世之材亦足了一世事故歷
數近古稱名相者或有以公諒正直獻替繩糾以匡
輔君德者或有以經術學識啓沃敷納以贊助治理
者或有以德望器量鎭物容衆者或有以才猷政術
葺弊救時者雖所長各異而要皆有可稱之實矣自
今人材雖曰眇然舉一世而求其髣髴乎此數者亦
豈無其人而必以臣之碌碌悾悾無一長可取者猥
擢而備其位此果何爲者哉雖則哲之明偶失照察
而臣則自知甚明其不可抗顔冒進也決矣抑臣又
竊有危苦之悃初不敢率爾陳聞旣又念君臣猶父

子也父子之間何言不盡昔臣曾祖文正公臣尚憲曾伯祖文忠公臣尚容後先入相名位旣隆顯矣繼而臣父壽恒及臣仲父壽興又同登台鼎迭據首席重顯累隆袞袞日躋逮至臣身恰爲四世五公矣況邇來遞相承代又不出於內外昆弟則此又表揚之所未有自他人觀之豈不赫然光寵而臣之私心怵惕危厲實有甚於臨深履薄誠以滿盈鬼神之所害勢位人情之所忌福過則災寵極而辱從古以來鮮或免此此先臣所以一生憂懼屢形於章疏而臨命之日又以避遠顯要垂戒後人者也臣之肅遁於先

臣無能爲役而世途之險巇視前時不翅倍蓰候鼻伺顧競尋瑕舋搴手投足動觸危機臣又戇拙謅直全昧權數徒守家庭聞見之餘恥爲牢籠方便之術以此行於今日其得免顚沛者幾希矣傷虎之人聞言而色獨變者知之眞也傷弓之鳥見似而心猶驚者創之深也今臣情事實同於此若復忘先人之遺戒覆先人之舊位以寵爲榮恬不辭避則是何異於脂已摧之車而重陟羊腸坂已折之桅而復溯瞿塘者哉臣雖冥迷不知自恤而使先臣有靈將必代爲懍惕而有所不安矣伏惟 睿知燭物至仁體下備

一念及於此亦豈不惻然而哀矜也臣輒敢更披肝膈之蘊辭語繁猥已甚悚懼況當 玉候違豫之日仰瀆於靜攝之中臣罪至此益萬萬矣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諒察亟收新命回授賢德國事幸甚私分幸甚臣無任崩迫煎灼之至

四疏

伏以臣三上封章未蒙俞允意已竭矣辭亦殫矣宜不容更有覼縷而唯 聖批責以相須之義則臣於是得間而請有以畢其說焉夫君相相須誠亦殷矣元首股肱固已明著於虞書然臣自少讀史尤有味

乎李克之言其以貧家之良妻比亂國之良相者誠是切至之論也今之國勢雖不敢遽謂危亂而若謂之安且治則不翅其未也天心未豫而變異稠荐朝綱未振而百度壞亂黨議甚於洛蜀而保合無術民飢陷於溝壑而賙賑無資蓋嘗俯仰上下環顧中外了無一事可恃亦無一處不病於此之時所賴以匡救維持者唯在於輔相之得人其相須之殷又豈安平無事時之比哉而 聖上之所取以自助者乃在於一箇至無能之臣何異於貧窮之家無尺布斗粟之儲而又得癡騃不曉事之女以爲妻也於是而責

其一體相須欲望其康濟艱屯挽回時勢不亦左乎
仰惟　聖明亦豈不知臣不肖而特謂他相旣得其
人則如臣者且不妨備員而伴食耳審如是則竊恐
聖慮之允失也夫國之有三公猶鼎之有三足曷
嘗見鼎缺一足而能免傾覆者乎臣之前疏所引易
卦之辭正爲此耳而　聖明乃猶未垂察此臣之所深
悶而大懼者也且臣年迫六旬衰謝日甚自經草土
衰病頻仍精神益耗目視全暗雖簿書期會之末猶
患其有所不逮況其進於此者乎以彼以此其不堪
冒據於政事堂也決矣臣卽伏見慶尚監司金演疏

以義城人蔣啓天山訟事譏斥京兆語意深緊至謂關係甚重請令該曹更爲覆啓此卽臣待罪京兆時事也臣於是竊不勝瞿然而繼又伏見 聖批則不許其更議之請其訟理之曲直議啓之得失 睿鑑之下似已照燭無餘臣不敢更煩辨析以傷事面而惟是鄕曲么麽爭訟之斷決尚未能允愜於物情致令道臣有此更爲覆啓之請此亦臣難冒相職之一端也伏乞 聖明諒臣由中之懇察臣難安之勢將臣職名亟許鐫免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別諭後乞免疏

伏以臣自月初賤疾加劇若將就木不前此伏奉作遠上來之批而旣未由祇承亦不敢申籲祇自日夕惶悶矣乃於初五日又被別諭辭旨嚴切旣責以世祿休戚之義君臣分義之重又諭以遺戒之不宜膠守職事之不容久曠反覆教詔欲以牖其迷而警其頑臣於奉賫之中祇受伏讀不勝戰汗隕越悸惕之至夫世祿之臣其義固與蕭遜者有間是以程子嘗論司馬光呂公著出處之不同曰司馬公請臣不得不遠處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亦此意也況臣猶有

彝義豈不知君臣分義乃天經地紀人道之大端而
不可忽哉然而迹臣所處殆無異於山林之士避世
長往潔身而亂倫者　殿下之責之也誠是矣揆臣
自廢雖不無私義之可言然天道有消息人事有屈
伸自昔遐方之士不膠滯於一節出處進退以時變
化臣誠愚迷不足以及此然於十數年中除命稠疊
諭召不置何念　聖眷之隆倘循臣子之分亦豈頑
然無變動之意哉顧以衰病沈痼逐年增進尫羸澌
剝去死無幾實無一分氣力可以勉承召命是則非
臣自廢而天廢之爾人臣立朝從仕非苟自然亦其身

而已將以效忠於國家也太上以道其次以才又其次以力臣之不肖固不敢與議於道而其於才亦未有可稱者惟有筋力之事若可以自效而今病如此此又安可能也設令臣忍死扶舁進詣京輦之下而諉不堪留供職事則不過一謝 天陛便即還歸是雖可以苟逭目下違命之罪而終無陳力效用之實矣其果何補於國而世臣休戚之義豈直如此而已耶臣之抵今退伏不一應命實由於疾病爲多非專膠守先戒而忽於君臣之義也至於文衡贊襄之弊薜微 聖教及之臣亦慮之深矣臣於此任本自手

萬不似向前兩疏旣已備陳其然矣始之不免誤授今又不早反汗責其以不可强之疾不可强之才勉行不易能之職事豈不難哉且今曾經是任及待交希禱者固自有人舉而授之皆足以修舉職事無致曠闕顧何取於在外一無能之病臣哉且 聖敎雖專以文衡爲言而臣謂亞銓之任亦非可以佐貳而久曠者誠願 殿下察臣痼疾決難强起諒臣退藏非有他意將臣銓任文柄併亟褫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病裏神思微茫無以綴屬文字經營四五日僅僅辦得此疏方繕寫欲上忽於此際聞有司寃新

命臣允驚駭震悚罔知所出豈吉人所謂循牆而走
者猶是歇後語耳然惟公論之地必有駁正之擧聲
帶之襯應不俟於終朝固不敢遽形辭免而獨念別
諭之下已經多日有不容一向泯默輒將已成之疏
先從縣道封進伏惟 殿下財察臣無任屛營懇切
之至

辭刑曹判書疏

伏以臣於日昨封疏次遽聞有擢長李官之命驚惶
之極不敢輒申辭讓只以草草數語附見其下然其
疏內所陳情實倘幸蒙察於 睿照則非分寵命詎

必在所反汗矣及奉 聖批非惟不賜矜允乃更申
加敦勉優旨隆眷夐越常例臣盖服念累日循省微
分而終不知所以得此於吾 君則只有俯仰蹙踖
而已况臣疾病難動之狀前已屢陳而迄未垂省今
不敢復有所云而若其所被新命在於公義私分俱
不容忝叨則亦不得不一言以仰籲也夫六官之長
位尊任重苟非資器地望爲輿論所歸者莫宜居之
况凡陞秩授官政體尤重必其任使旣久功用彰而
閭閻翕然後施之不濫而受之不僭是又安可苟也
臣之庸陋短拙實出人下雖方立朝陳力猶不合進

擬六卿之班以任詰姦禁暴之政制令積年屢遷不曾一日供職有違慢不恭之罪無歷試可紀之勞前授亞卿資級尙優虛帶爲愧豈宜復辱簡擢有同循次陞躋者然哉臣聞察能而授官者有國之經也量材而任職者爲臣之則也明主不施無名之恩君子不受無功之爵四者或失則黜陟勸懲之道廢而曠官賁廉之刺興矣臣之不肖猶不忍以其身上累明主之政而下爲君子之棄豈以 殿下之聖而獨不念及於此哉抑臣於 聖批卽日登途之敎尤竊不勝隕越蓋聞古者人臣承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

趨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今玆召命之嚴殆不翅二節臣子之禮卽當不俟車以走豈容少有遲徊顧以量分揆義如上所陳終不敢冒昧前進慢命之誅臣固甘心惟是本曹職務煩劇不比他司目今重囚盈犴待勘者多尤不可一日而無長官此臣之所不敢自安而亦 聖明之所宜軫念者也伏願 殿下特垂鑑照亟收臣新授資級職名並褫兼帶文衡等任使名器得以不輕職事得以無曠而垂死病臣亦得以安分待盡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懇祈之至

筵中別諭後乞免疏

伏以臣昨從縣道伏奉本月二十日所下疏批一例
敦勉不許所辭又伏聞其日筵中特下 聖教令臣
兄昌集傳諭勸出其委曲丁寧之意殆無異於家人
父子提耳而相告者似此異數豈獨近時所無抑亦
前史罕有瞻聆所及莫不感激況臣親當何以爲心
垂死病中蹶然驚起怳若密邇 威顔親奉 玉音
忽不知其身之遠在丘壑矣自惟無狀賤臣蒙此曠
世非常之數雖使蹈赴湯火亦所不辭其他又何敢
計固宜即日登途祇謝 天陛以少伸臣子分義而
目今病狀殗殜實無一毫自力之勢又兼有辭單就

尊之嫌欲起還廢徊徨累日而春宮胄筵之命又下
矣數日之中除旨絡續隕越彌深靡所措躬臣之疾
病實狀臣兄昌集既已仰陳於筵席伏想 聖明或
不至以爲面謾而臣兄之不見臣亦既累月矣其謂
家內不能運動考槃據前時而言耳若今氣力之澌
削肌肉之銷落倍甚於前時則雖臣兄亦有未盡知
者況 聖明在上其何能俯垂照燭也然臣亦不敢
猥有覼縷以瀆 天聽而要之證情日就眞元已脫
無復餘地特以大限未至而苟延時日耳然而一息
尚存臣豈敢忘 聖眷只恐朝露溘然遽塡溝壑則

螻蟻微悃終無以自伸而示爲泉壤無窮之恨耳言之及此豈勝於邑臣之今日難進旣專由於疾病則其他姑不暇論而若乃辭卑就尊之嫌則亦係人臣廉義之大者蓋臣自甲戌以來十數年間蒙被恩除不知其幾何而未嘗一出拜命及今猥蒙寵擢致位上宰便卽彈冠束帶揚揚抗列則凡前日之疾病自屢累疏控懇者畢歸於矯妄而朱子所謂倚託欺謾以承爵位者其殆近之矣臣雖頑頓不自知恥當世之持清議者必皆指點而唾罵之矣夫辭十萬而受萬古之君子猶以爲不可況今在貳卿則辭之在上

鄉則就之臣雖有喙三尺其何以自解於人言乎區
區疾病之外唯此爲難進之大端敢效並言之至於
前後所被職名俱不容冒虛帶以貽瘝曠之弊者
則亦不能備及焉伏願 殿下特留睿察並鐫臣本
兼諸任及新授資級因治臣辜恩違命之罪以安私
分以肅朝綱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兢惶祈懇
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前月伏蒙 聖恩得遞憲長之任區區感
幸之私有難以言盡者唯是兼帶諸任未蒙併免非

或　聖明謂其尚與實職有間而不妨且令仍帶也
然而論其職事之重則文衡官資何下於憲長哉
近來大提學作一虛器久矣凡辭令教命之撰述儒
生文士之課試每令提學代行雖其人是以優爲而
無不堪者事體則已苟矣況以臣之廢疾在野而虛
假其號殆至於一年之久而尸其事者顧在他人名
實之乖舛孰甚於此國家所以設官置職委任責成
之意亦豈容如是事固有相類者臣請得以喻之文
苑之有提衡猶三軍之有司命國家雖無疆場之事
必不肯久虛元戎之位而使人代執旗鼓誠以三軍

之士所仰望而屬心者在此非可苟也 聖明以此
反隅則亦可以知所處矣至於賓客之任雖備員
本其設置之意盖將以備端亮之選而廣輔導之路
非姑以應文備數者也況今胄筵日開 聖學方進賓
僚之任尤宜具員令其更迭侍講以殫啓迪之方豈
容使病臣占據其一秪以妨賢路而曠職事哉臣自
忝是職以來數蒙春宮恩例賜予雖惶恐不敢辭而
自念丘壑賤蹤未曾一登胄筵仰覩溫文之容而虛
被恩賜輒同他僚揆諸事理實甚無謂每當拜受之
際屏營怵惕若無所容此事雖似微細且非所仰瀆

於 聖聽者而亦可見賤臣者之處帶職名無適而
非愧懼之端雖欲以寵爲榮而亦不可得矣故敢冒
昧言之冀 聖明之有以垂察焉猥越之甚死罪死
罪若臣病狀尤不敢復有煩陳而頃間亦嘗略有一
分減意不能戒於少愈將攝失宜且値嚴寒輒復增
劇危證迭出不可名狀螻蟻微命自知溝壑不遠而
未然之間因仍帶職終未有以自處則罪負尤大死
目難瞑玆敢瀝血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且念職事之重不可久曠將臣兼帶
諸任亟許鐫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懇誠祈

禱之至

農巖集卷之九

農巖集卷之十目錄

畏巖集卷之十

啓

政院啓 丙寅

臣等罪於申退後伏聞 殿下因校理李徵明之疏大加威怒荐降嚴旨旣命招問言者又命拿問該司之臣處分過當景象愁慘有若嚴霜迅霆震擊於俄頃之間而萬物摧傷無復有生意臣等誠不意以殿下之明聖仁恕當此悶旱側席之日發怒於一言事之臣而遂有此無限過擧也徵明疏語固多狂戇妄率其論戚里事亦有辭不分明措不別白處然察

其語脉秪是設辭而原其本意不過出於過計之憂先事之戒耳夫豈有他意而　聖明不賜舒究迫令招問此實有妨於言路而有傷於　聖德在喉舌之地者開陳匡救冀以納吾君於無過者固亦憂愛之發事理當然耳不知　殿下何怒於是而直加以縱恣無君之罪下自禁直而幽之囹圄耶此殆　殿下本原方寸之地克治猶有未至涵養猶有未厚而遇事暴發不能自勝亦不能自覺也此豈臣等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抑臣等所惜者不獨此耳　殿下於近日因旱憂畏焦然不寧求言之教惻怛丁寧

四方皆聞之矣而教下旬日側聽寥寥中外大小之臣無一人以言進者嗚呼今日羣臣豈盡無願忠獻言之誠哉殆亦見 殿下素未能開不諱之門廣進言之路而一時遇災應文求言故下亦無敢盡其誠小事則既以爲不足言而大事則又恐其不見施淺言之則既不足動聽而深言之則又恐其觸怒譴謫顧忌卒無敢發一言此在 殿下正宜反躬自省益恢虛受之量而經幄之臣纔一啓口輒以雷霆之威震之並與覆逆之承旨而加重究焉如此而欲以來四方之言求臣隣之助不亦遠乎昔朱子嘗聞其君

有諱今之失至於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吒曰人子事親之道不至父母之顏色不和則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豫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隷以快己之志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也人主事天亦何以異此耶朱子此言誠可謂切至而宜爲萬世人主遇災修省之戒矣嗚呼經幄箴言之臣亦豈非我　殿下家人而今此威怒之震不特詬詈毆擊而已其何以上塞天怒而消弭災旱乎臣等備員近密目見　聖上有此無前過擧而拘限淸禁身不得入終夜憂歎繞床彷徨束帶待朝今始入來

則　殿下之過擧已成而不可以復救矣然審度之
怒本不終日不遠而復尚不能無望區區所懷冒死
悉陳伏願　殿下淵然深念亟霽威怒收還承旨申
華金手明拿推校理李徵明罷職不叙之命不勝幸
甚

議

代伯氏獻　顯宗大王追上徽號當否議　乙酉

恭惟我　先大王至聖至仁度越千古濊恩厚澤洋
溢域中凡在含生之類擧懷沒世之思思所以闡揚
聖德於無窮者其意曷有極哉然念古者諡以尊

名節以壹惠玆文武之聖而其謚止於一字蓋其所包者廣也以此而言則我　先王八字之謚其義固無不該宗臣所舉　貞陵一事誠帝王莫大之孝而亦已包於彰孝二字之中今雖欲更加徽稱又豈有出於此者哉會在　孝廟初禮曹參判許啓請追上　仁祖徽號　孝廟再下大臣議臣曾祖文正公臣尚憲議云　大行大王終始撝謙之德感動臣隣不敢請上徽稱此雖臣子未盡之遺憾然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於追上若箇字之美也其再議又引　上批曰既非　先王之志恐乖繼述之義者

聖教至矣臣更有何議今日事正與此相類臣之不
省固不敢於臣祖所議之外更容他說而體 先王
爲謙之德退 孝廟繼志之孝恐亦 聖上之所宜
深念伏惟 上裁

講義 玉堂故事附

經筵講義 戊經

癸亥七月十六日經筵論後世自是無人正心一段
曰三代以後數千年間謂無一人正心者楊氏之
說似若太過然漢唐之際明君誼辟固亦有之而
苟即其心術隱微處論之則公私義利未嘗不參

錯而輕重賓主之分昭然有不可掩者是以自家
一而國自國而天下治效不過如彼若果正得此心
使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
治平之效將有桴鼓之應矣有此心必有此效不
可誣也朱子論文王二南之化而曰正心誠意之
功薰蒸透徹融液周徧朱子此言發明誠正之功
極好今看楊氏此說請以此意觀之○論志帥心
君一段曰志帥是孟子之言心君是荀卿之言心
是全體志帥心之所之此所以有君與帥之別大
要皆是主張之意○論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

同一段畢進曰臣伏覩　殿下勤御經筵留心聖學然燕閒日用之間苟不能實下工夫而只以臨筵講讀爲事則其與朱子所謂將正心吟詠一餉者相去幾希矣今若講誠意則必須省察於天理人欲之幾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講正心則必須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際常加照管無使有偏係之病然後方可爲講學之實伏願
聖明加意焉

十七日經筵進曰竊見　殿下於臨筵講讀之際絕無問難之事前後筵臣固多以此爲言而未蒙採

納一向淵黙臣竊聞焉古之聖賢論學有曰審問之有曰疑思問盖學不能無疑疑則必問道理之所當然若以　聖學高明無待於問人則中庸稱舜之大知而曰好問而好察邇言夫旣曰大知則宜無其獨知自得而今必以好問稱之論語曾子稱顏淵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夫以舜之大知顏子之亞聖猶且如此則　聖學雖高明何可恃此而不問於人乎若以臣等爲膚淺末學有不足下問則固然矣然念義理無窮而人心或有遺蔽雖以臣等之愚忠亦豈無萬一有裨於　聖聰

之所不及耶借令問而未對即其反復叩擊之際
亦豈無觸發開悟之端乎若於文字義理之間初
未見可疑而然則此尤是大患程子曰學者先要
會疑朱子曰讀書無疑此初學之通患又曰書始
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
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
方始是學今苟能眞切思索著實理會則豈無可
疑處乎若曰無可疑則此非眞無疑也乃未及到
會疑之境耳如此雖日御經筵懇懇無以進益 聖
學伏望 殿下深加省念且就今日所講或摘出

前日所已講者反復下問則臣等雖未能一一仰對亦不無商確論難之益矣　上逡巡開前日講處問曰程子謂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疾此言何謂也先儒固已解釋而猶未曉然故問之耳對曰此言聖賢固未免疾病而至於因學致疾則無之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學者之病多生於助長所謂助長者不知爲學之方而求之太急用心過苦思索過深是也如此則不但於學問有病必將勞耗氣血致生疾病矣至於聖賢則爲學工夫自有節度豈有如此之患乎此程子所謂未聞因

學而致疾者也若其他疾病雖聖賢豈無之乎
上曰獨理不明則固有懼心矣今或理明而不能
無懼心何也對曰程子所謂有人雖知此云云一
欵卽論此事矣蓋理雖已明而氣未充實則亦不
免有懼心此與孟子論不動心而以知言養氣爲
言者相似知言卽理明也養氣卽氣充也徒能知
言而不能養氣則心未便不動故必以二者並言
之彼此所論固有不同者而其理則一也 上曰
古人專以正心誠意爲學而後世之學只以訓詁
詞章爲事者何也對曰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

之學者爲人後世之學所以如此者只是爲人不爲己之故也此固學者之罪而苟求其本則實由於導率不善教化不明故耳盖古之爲國者專以德行取人而後世所以設科取人者不過以訓詁詞章而已則上以是求之下以是應之其理固然無足恠者矣

二十日經筵論樂記一段曰此章當先理會禮樂二字禮是人事當然之則樂是人心自然之和禮以恭敬遜順爲本而其節文之詳度數之密等威之嚴皆出於天地之正理故可以約人於規矩準繩

而固其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樂以中正和平爲主
而其聲音之美采色之飾舞蹈之節皆本於天地
之和氣故可以養人之耳目血脉而蕩滌其邪穢
消融其查滓此是禮樂之體段功用而不可斯須
去身者也致者推極之義如格物致知喪致哀祭
致敬之致易直子諒四者人之良心也言盡樂之
道而治其心則良心之生油然若春噓物萌而不
可遏矣良心旣生則自然悅豫而有以樂乎仁義
之實矣安卽孟子所謂居之安旣有以樂則能居
之安矣久卽子思所謂不息則久居之旣安則能

不息而久矣不息而久則渾然天成不待思勉矣德既天成則所存者神而變化無方矣不言而信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德不忒而人自信之也不怒而威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其化難測而人自畏之也自生則樂至此雖有淺深次第然亦非工夫節目工夫則專在致樂以治心一句人才能致樂以治心則功效之極自然如此矣至於盡禮而治其躬則自然莊敬莊敬體貌肅恭也莊敬則自然嚴威嚴威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大抵樂以治心禮以治躬二者君子所以

內外交相養之道此如敬義夾持不可斯須放下
樂斯須去身則中心失其和樂而鄙詐之心乘間
而入矣禮斯須去身則外貌失其莊敬而易慢之
心乘間而入矣鄙有庸俗意有私小意易慢之易
與上易直之易兩易字不同上易字是平順無險
阻也此易字只是忽忽無嚴畏也鄙詐正與和樂
相反易慢正與莊敬反 以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
此消則彼長其幾間不容髮譬如室中纔無主人
便有盜賊入之程子謂中有主則實外患不入鄙
詐易慢卽外患也樂也者動於內云者樂是人心

融液和樂底意自然流動者故謂之動於内禮道
者動於外云者禮是日用事物之間進退周旋威
儀容止秩然著見者故謂之動於外禮雖動於外
然必以恭敬遜順爲本而其節文度數皆是吾心
固有之理初非外面安排底物事程子論義以方
外曰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所謂禮動於外者正與
此同、樂極和禮極順此極字與上文致字可應致
字自人用功而言極字以其成功而言致樂故樂
極其和致禮故禮極其順順即進退周旋威儀容
止各當其理無少舛逆之謂良瞻其顏色而不與

爭內和之效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外順之效也蓋內極其和則其見於顏色者沖和盎睟民瞻之自然有所感化而消其暴悍忿怨之氣故不爭矣外極其順則其見於容貌者整齊嚴肅民望之自然有所敬畏而不敢生怠忽侮慢之心矣德輝動於內德輝即所謂盛德之輝光民莫不承聽則不特不爭而已理發諸外即所謂天理之節文民莫不承順則不特不生易慢而已於是乎禮樂之功效極其至而蔑以加矣故致禮樂之道則舉此而加諸天下特易易而無難矣蓋禮樂是人

心所同得之理故能感其道則其感人動物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古之聖人所以垂衣拱手於上而能使萬民悅服天下治平者不過以此而已○論翟霖選伊川一段曰古者葬用芻靈芻靈只束草爲之略似人形而已中古始作俑則具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蓋知其流必至於用生人也其後秦穆公用三良殉葬秦始皇生瘞工匠宮女數千人其原實始於作俑夫象人而用之終至於用人則見似人而慢之其能無慢人乎故伊川戒之如此正與孔子惡作

俑者同一意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孔子以愛人之心而惡作俑者仁之至也程子推敬人之心而勿背塑像禮之至也聖賢之心純是天理故接人及物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此處所當潛玩而深體也○論和靖尹公一室名三畏齋一段曰三畏是孔子之言天命卽天理之賦於人者大人是有位有德之人聖人之言是至理所寓而天下萬世之大訓昔君子所當畏者也畏天命是深念付畀之重戒愼恐懼不敢違越也畏天命則自能畏大人畏聖言蓋天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也聖人之言無一字一句
不可服行人之輕侮聖言以爲不足畏者固不足
道矣卽知其可畏而猶不能深體力行則亦不可
眞謂之畏而終歸於侮聖言矣此所當戒也又曰
其心炯炯猶若可識炯炯卽光明不昧之謂朱子
感興詩中嘗歷論前聖授受心法而曰恭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與此意同又曰孔子所謂天命乃
是天賦之正理固非謂慶與存亡之命人主之遇
災警畏其道亦不可他求只是反之吾心常存戒
懼自一念一慮之發一循天賦之理而不敢違越

此便是畏天也所謂天者不必以蒼蒼在上者爲天卽吾方寸之間自有可畏之天矣○論陳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一段曰朱子此言引而不發盖欲人自思而得也夫以門人之失而謂之何干於師者疑若未然然學問之道只在當人自去著方非他人所得與且如言誠意只是我自去誠意他人豈能誠我意言正心只是我自去正心他人豈能正我心言修身只是我自去修身他人豈能修我身人所以從師只要做箇模範引了路徑而已若其實下手實用功處終非師友所容力故朱

子嘗曰爲學倚靠師友不得以此言之則程門諸子之不謹嚴自是其人不能謹嚴雖以程先生之謹嚴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所以發此言蓋見才卿只倚靠師門貪聽說話而未嘗誠心篤信眞切用功故特以此言提警欲其深思而得之也蓋於此省悟則必能知所以自反而其悚然動念眞如鍼之刺身雖欲悠況暇豫而自有不能安者矣無地自存猶言無所措躬極言其痛悔克責之意此段是朱子喫緊警學者處伏願深加體念焉又曰陳氏所謂不謹嚴者固未知其指誰而言而今以朱

子所論覺之則有曰程門高弟親炙伊川亦自多錯又曰游定夫楊龜山謝上蔡下梢皆入禪學又曰游楊門倒塌了若此類非一謹嚴不必專就莊敬上説亦是道理端的不雜不流乃所謂謹嚴程門諸子若此者蓋鮮則才卿之問似亦指此而言也

八月初六日經筵論先生病中接應不倦一段曰朱子平生勤勵不懈故行狀有曰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又嘗自言曰老病衰極非不知年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

穩只亥到五更初便睡不著雖欲勉強睡然此心
已自是起來底人亥已某一日不見客便覺藹藹
不知他們閉戶不見客底是如何度日如是云云
蓋非一二矣今人怠惰者輒以氣禀疾病爲解嘗
託辭也人若能持得志氣定不被血氣所奪爾於
朱子可見矣文曰朱子謂今人所以懶未必真箇
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云者此至論也天下事
未有人不可做者只是人不會盡力去做耳人之
所以主宰一身而應萬事者只在此一箇心苟能
先立此心堅持勇往則事豈有一不可做者人之力

量固有大小才分固有强弱使其盡心去做而皆
量才分終有所不及則固無可奈何然世之人能
做得到力量才分所及處者亦鮮矣抵皆先自畏
怯不敢去做試能著力去做未必不能爲也孔門
諸子如冉求資稟最弱然嘗告孔子曰非不悅子
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
畫人之患都在於畫且如韓君世主以堯舜三王
之事爲決不可行此皆是自畫也自 上宜省念
于此斷然以古昔聖王自期而無或有退託之意
則實國家臣民之幸也又曰學問之道惟在於自

强不息故終古聖賢未嘗有宴安自逸者如大禹克勤于邦成湯昧爽丕顯周公夜以繼日坐而待朝荀子又言周公日見下士吐哺握髮其應接之勤亦可知也匹夫爲學尚亦以怠惰爲戒而况於人主則一日之間機務有萬尤當孜孜勤勵不敢怠荒苟少有宴安之意則爲害國家何可勝言古人有言宴安鴆毒鴆毒是殺人之物而乃比之於宴安則其爲戒可謂切至矣 聖明雖頻御經筵引接頗勤而其視 祖宗朝晋接之規則亦稀濶更願 殿下益加勤勵一復 祖宗之舊不勝幸

甚○論廖晉卿請讀何書一段畢又曰此段辨姦論以下頗與上文不相蒙考語類乃是別時說本非與廖晉卿問答者不知程氏何以混合爲一也想或當初編入時各自爲一段而後來誤合爲一承襲之久遂不能釐別也今當作別段讀矣辨姦論乃蘇洵爲王安石而作也安石少有大名其遭母喪一世之人無不往弔而洵獨不往仍作此論其論有曰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有人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人之情也哉蓋安石平生不事修飾

容貌衣服都不點檢蘇氏疑其故爲詭激以自高於人故斥之以非人情也劉淳叟學道家打坐而朱子以此斥之盖大賢長者方相對講討而淳叟却不管他故作此詭異模樣此亦非人之常情故朱子斥之如此矣朱子初頗深信淳叟而後來竟狼狽故語類有曰不意其變常如此今此所論想亦見其狼狽後言之耳語類又有一段記淳叟閉目坐朱子斥之云云道家打坐想亦閉目坐之類也閻學重曰朱子嘗謂安石之不事脩飾乃其天資如此云云辨姦論所謂不近人情者初盖以爲亨

必然而後來見劉淳叟事其言如此矣呂謙曰蘇氏之論安石後來雖驗然其以不事脩飾爲出於詐僞則未必得其情朱子嘗論安石此事謂呂伯恭亦如此云何可以此斷人之邪正乎蘇氏之說蓋亦億中耳然其所謂事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慝者則理固有然者故朱子之說如此矣○論葉賀孫請問一段曰聽其言也厲此非孔子之言乃子夏之言也想朱子與門人語時偶失照管或門人記録之誤也厲字側看訓嚴而朱子於此訓之以確確是一定不易之義言是是非非一定而

不易也盖言是心之聲心之所存輒形於言聖人
惟於是非極明白故其說話自確實孫語聲亦後
低是結得不分明也盖其心下未能了了故說話
如此朱子所以深警之也便要見得是非著言其
或是或非聞人便見得也盖自己所言雖未必便
是若說得分明則可以論難可否歸乎是當如此
則可以見道理矣若模糊吞吐道黑不是黑道白
不是白使人不見其所言之是非則終成掩護周
遮無以求是而見道矣○論先生看糊窻一段曰
天下萬物無小無大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詩所謂

有物有則是也糊窻雖小事自其當然之則言之不合有些子不齊整處故曰便不是他道理以此而推之國而不治則便不是國之道理天下而不平則便不是天下之道理朝廷而不正則便不是朝廷之道理四方而不正則便不是四方之道理矣又曰朱子之欲齊整李繹之要好看只是毫釐之差而却有千里之分朱子之言乃循他天則各盡其分之意也李繹之言乃徇外裝飾務以悅人之心也此正是公私義理之分所當深察也

十一日經筵論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

身心之本一段曰此乃眞氏將樂記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一章逐句訓釋者也臣於前日進講經文
樂記此章時旣一依眞氏說解釋其義今不必復
爲疊床之說而大抵禮樂雖是二物其實只一理
禮之節文度數雖極謹嚴而行之於日用事物之
間必以從容不迫爲貴此乃樂之和也樂之聲音
氣象雖極和樂而其高下淸濁長短疾徐之節不
可以毫髮僭差此乃禮之嚴也二者體本同原而
用實相須不容有所偏廢苟或禮以治躬而無樂
以治心工夫則固將勉强矜持苟束迫切而終無

從容和樂底意思如是則所謂莊敬嚴威者亦只
是外貌耳又或樂而治心而無禮以治躬工夫則
亦無所依據執守而或至於流蕩忘反如是則亦
何以臻乎天且神之域乎是故君子之學必二者
交持無所偏廢然後內外交相養之道得矣而及
其充積而有功效則禮自有禮之功效樂自有樂
之功效氣象意脉各有所從來而不可亂故分而
言之如此矣又曰眞氏謂養於中者爲之主故聖
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之以樂此言固然矣然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則在學者宜先從事於禮使有

所依據執守然後乃可以成於樂也蓋論功效則樂爲大而工夫則禮爲先矣又曰先儒謂禮記成於漢儒之手故頗多駁雜而唯樂記最純粹今以樂記一篇觀之其形容得樂之氣象意思極其詳備而至於聲音節奏名物度數亦無由可見矣王者制禮作樂所以化民成俗不但爲治身治心之具而古禮古樂今不可追復則是固無可奈何矣然其禮以莊敬爲本樂以和樂爲本則未嘗有古今之殊人主苟能以莊敬和樂治其身心至於眞積力久深造乎其極則以之制禮作樂而化民成

俗亦何所不可乎此事雖不可易言而其理則固
有然者矣

九月十二日經筵論東銘曰此篇文字艱澁頗似難
看而細究其旨則極分明矣仍解釋其文義至不
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一段曰此段人
多錯看乃以不知二字之意止於戒其出汝者一
句而歸咎其不出汝者卻自爲一句此極非矣張
子之意正以人不能戒其出汝之戲而至於長傲
又不能歸咎其不出汝之過而至於遂非故作此
銘今若以不知二字之意爲止於上一句則是張

子不以不歸咎其過者爲非而反以歸咎其過者
爲非也如此則上下文義皆相違反而不成道理
矣又曰欲他人已從一句尤切於人主夫匹夫有
過不自引咎而乃反謂爲當然欲使他人從己則
其害固不可說至於人主有至尊之威而乃或自
是務勝政令行事之失不惟不自悔責而必欲令
羣下阿諛順旨靡然從之不敢爲違覆匡救之計
則其爲國家之害何可勝言願 上於此更加惕
念焉○講畢進曰 聖上頻御筵席講學不倦而
顧念臣等以膚淺末學備禮講讀依文說義固無

發明啓沃之望而又未知 聖上內間用功之如
何昔荀子有言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謂
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徧數 殿下於此
書誦數多少幾何臣願聞之矣 上曰事務繁多
不能多讀而亦讀八九十徧矣昌協起而對曰雖
韋布之士專心讀書者亦未必若是之多而自
上萬幾之暇所讀如此誠不勝欽歎矣然念誦數
固宜多而思索之功尤不可廢必須字字而思之
句句而思之有疑處固當思而無疑處亦致思使
其首尾精粗都無可疑然後又從而反覆涵泳切

已玩味使聖賢之言一字一句皆若出於吾之口方可以漸漬浹洽而心與理會矣申啓華曰云云昌協曰申啓華之言亦是矣臣之所達特以讀書一事言之而至於持養力行之事則從古聖賢固已備論如曰誠意曰正心曰思無邪曰毋不敬其論敬則如曰整齊嚴肅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固夫人而能知之亦一日言而可盡也然欲眞箇下手眞箇用力則其間必有間斷不接續處必有生澁不純熟處必有辛苦不快活處正須於此努力勉勉不懈然後間斷者

接續生澁者純熟辛苦者快活而聖賢所示爲學之方眞見其不我欺矣此其意味豈言語所能盡而工夫豈一時所可了者乎盖此等親切處須是當人自知之非他人所能與況　殿下深居九重其操存涵養之實豈外人所得知哉在　殿下自著力自驗察耳昔宋臣張九成嘗入對高宗有所陳奏高宗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處禁中不知如何高宗云云亦只是誠又曰對宮嬪時如何高宗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盖觀高宗不能卽答九成之問

則其對宮嬪之時不能如對羣臣可知此固爲不誠而又不能直以實對而有周遮掩護之意則尤爲不誠故九戚之言如此臣誠惶恐不敢以九戚此問仰請於 殿下而然願 殿下試以此意內自省察對羣臣時此心如何退處禁中時此心如何對宮嬪時此心如何彼此內外若有毫髮不相似則此便是不誠處正宜於此加功使其對羣臣處禁中與夫對宮嬪之時此心如一無少間隔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然光明正大而治道之本在是矣古人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此於敵以下尚然況君臣之間乎臣所學空
空雖嘗讀聖賢書曾無毫分實踐之功而乃敢以
此等說話責勉於　上極知其僭猥惶恐然旣冒
居經幄職主論思竊不勝其惓惓輒敢罄竭所懷
伏願　聖明垂察而留念焉

玉堂故事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
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
以其所造者極也
臣竊惟天下之理不進則必退天不日運則必墜

木不日流則必腐鏡不日磨則必昏身不日浴則必垢推之事物莫不皆然學問之道何以異此此程頤所以深明是理而勉學者以日新也盖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人欲易逆而天理難復苟不日新又新進進不已則業必至於日荒德必至於日虧而前日之銖累寸積者舉將失之矣此如操舟而上急流撑挽之力失之分寸而所退者已百千丈矣豈不可戒也哉至於聖人之道固無所進退而察其心則亦未嘗以吾道已至而忘進修之功故大禹惜寸陰成湯作盤銘文王純亦不已周公

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今 殿下雖天縱聖智道躋高明而典學之誠亦不宜少懈顧今以大暑停講幾已兩月而其間召對亦不過數次臣愚過慮誠恐 殿下時習之功或有所間斷而日將之德未免於少退矣今則處暑已過例當開筵而乃因喉司稟啓又復停退是將一日二日益就曠廢臣於是竊不勝悶鬱輒敢掇取程頤此語以備故事之進而臣又竊記朱熹嘗有言曰工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此言尤可爲警惕伏願 殿下並留睿察念進修之當急顧時日

之易失速開經筵頻賜引接以盡懋學之道不勝
幸甚 以下癸亥
真德秀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迩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特召對所以緝熙聖學
開廣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
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
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
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
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
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歟

臣按德秀所論宋朝延訪侍臣之規誠可爲後世法而其謂夜對之益深於晝訪者尤爲切至惟我祖宗朝進接之制視宋時益備盖一日之間旣有朝叅常叅又有朝講夕講而猶以爲未也又有召對夜對焉此固我 殿下所遵行者也然念自前夜對之時每以故事賜飮頗多遂致醉飽過度讙譁失儀而殊未有從容啓沃之益此又非 祖宗朝本意也臣等欲望今後時賜夜對而亦不必過賜酌飮只以前後所講經傳旨義從容下問以及于時事得失民間疾苦與夫古今治亂之迹靡

不討論商確則其所以開發　天聰浸灌　聖心
而通上下之情者有非朝晝延訪之比矣臣等俱
以蒙陋待罪經幄無所裨補只欲數進前箴以效
其忠款而意其或賢於宦官宮妾之暱侍乎前也
玆敢撮取德秀此言繕寫以進惟　殿下垂察焉
宋儒東萊呂氏曰六經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
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則何取觀史如身在其
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
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
可以高方爲有益又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

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唐漢之寬大皆其統
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
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
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
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
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旣有天下之統體復有
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
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相關也旣識統體須
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
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讀史旣不可

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
養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
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臣等按讀史之法先儒論之多矣而莫詳於程謙
此說蓋經書論理史書記事學者工夫宜以經書
爲本而史書則其末也然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則
史之所載亦莫非理也雖其利害得失治亂興亡
之迹千端萬緒若未易窮而循其事而究其理莫
不皆有致之之端亦莫不皆有處之之方苟能善
觀而有得焉則格致明理之功豈外是哉如或不

然而徒涉獵記覽爲事則不惟無見於理無得於心而適足爲作聰明騁辯博喪心志妨實學之具矣此又所當戒也且詳祖謙此論專以識統體看機括爲主要盖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各有一代之規模而紀綱風俗强弱汚隆係焉此所謂統體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成敗安危恒判於毫釐幾微之際此所謂機括也爲國不先審統體固無以正一代之治立萬世之基而苟於機括處察之有不審則用舍舉措失於一時而敗亡之禍終至於不可救矣人主讀史須以此二者反復究觀於

其治體之善否事幾之得失深識其所以然之故瞭然於心目之間然後反以驗之於吾身所處之地與所値之時察其所以爲治者其統體如何得無偏於寬乎嚴乎文勝質乎質勝文乎矯其偏弊而務歸於中正至於機括所在尤加審愼自一政一令以至一人之進退皆察其爲安危治亂之所關而無或有纖微毫忽之差則斯可謂有得於讀史而不可與泛博記誦者同日道矣　殿下於近日方講綱目而臣等學問空疎識見昏昧不足以隨事推說開廣　聖聰惶悚憂愧無所自效輒取

先儒所論讀史之法以備 睿覽而附陳贅說如右伏惟 聖明垂察焉 甲子

農巖集

農巖集卷之十

五
農
疏劄
啓
議
講議
故事